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THOUGHT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修订版

游 斌◎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The Literary, Historical and
Thought World of The Hebrew Bible

希伯来圣经的
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修订版）

游　斌　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 游斌著. -- 北京 :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188-0258-6
Ⅰ. ①希… Ⅱ. ①游… Ⅲ. ①犹太教-《圣经》-研究 Ⅳ. ①B9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7249 号

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修订版)

游　斌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0(编辑部)
责任编辑： 张越宏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4 印张　60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2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88-0258-6
定　　价： 88.00 元

代　序

香港中文大学　山东大学客座教授　李熾昌

两百多年前，圣经研究在西方学术界受到重视，由历史批判法、文学批判法开始，近代圣经研究可谓硕果累累。千余年来对圣经墨守陈规的解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前辈学者们从圣经文本的来源、编修入手，深究文本及背后的群体，考察上帝选民以色列在当时所面临的处境，体会他们的挣扎与盼望。《希伯来圣经》并不仅仅是一本关于以色列人的上帝的书，它更是一部以色列人寻求自身群体定位的书。透过希伯来圣经，可以看出以色列人是如何与上帝，与这种终极的、神秘不可测的、而又掌管人类生命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的。

希伯来圣经本身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五经到先知书，再到诗篇，智慧及启示文学，有叙事、律法、诗歌、教导、劝勉、预言等等，内容跨越时间更是漫长，从天地混沌一片到以色列人被掳回归，对它们进行学术处理，难度不小。但是，它们为以色列族群的历史经验设置了一个具体的时空，并在其中打开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有痛苦、忧惧、失败和悲剧，也有欢乐、赞美和生命的洋溢。这些故事，为人们理解神人之间的相遇提供一个新世界。它不仅是一本犹太—基督教的书，也是世界文化的一份子，能够引起所有那些既充分意识到存在之局限，又体悟到那一个不断打开人生新境界的超越维度的人们的共鸣。

圣经研究在近代西方属于显学，其中的研究方法，学者观点更是浩如烟海，本书作者游斌教授在此展现出他吸收和组织材料的过人天赋。游斌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及香港担任访问学人，期间他大量学习、阅读了相关书籍，并将其总结归纳，最终深入浅出地将原本繁复散落的观点通过这本书综合呈现出来。本书总结了近代圣经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覆盖了整部希伯来圣经的各个方面，其中条理清晰、内容详实，更带有作者本身对特定问题的思考与

观点，从而引发出读者诸多的反思。

这么多年来，华语世界关于希伯来圣经的研究仍然相对稀缺，而游斌教授的这本书，恰好为众多华语读者接触希伯来圣经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为建立以汉语书写、深具中国意识的圣经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使我们对希伯来圣经的学术传统和基本内容有了一定认识。本书的再版，将有助于扩大希伯来圣经的研究群体。尤其，对希伯来圣经及其中蕴含的思想传统的挖掘，使我们获得另一个观察世界和人生的视角，帮助我们反思自己的文化。以我浅见，儒家传统所开出的八条目即所谓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从希伯来传统的视角观之，要完成这样的理路，需要增加两个层面：一是“立群”，即在家与国之间对“群”的建构，二是以“敬天爱人”代替“平天下”。通过对“敬天爱人”进行希伯来阐释，可以将一个“超越”的因素援引到中国传统之中。

2014 年，我加入山东大学，希望通过跨学科联合的路径，与宗教学、史学、文学和考古学界的同道一起，建立圣经学的学科，以推动中国学界的圣经研究的深入开展。它既能够拓宽中国文化的视野，深化中国思想的现代转化，又能使得圣经研究在与悠久的中华文化的比较与对照中，形成世界圣经研究的中国学派。这是我对游斌及其他大陆中国圣经学者的期许，也是对我自己的鞭策与鼓励。

前　言

《希伯来圣经》讲述的是以色列人的历史，是耶和华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故事，也是上帝与人之间的戏剧。盘旋在这一戏剧的基本旋律就是神人之间互相呼唤的两句台词：上帝对人呼唤说："你在哪里？"（创 3：9）而人则对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出 3：14）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他们之间相互呼唤、彼此探询，进而缔结盟约关系的剧情。通过圣经中所描述的那些话语与事件，这种盟约关系又深深地吸引着一代代人们的心灵。以色列的故事，成为全人类的故事。

对古代希伯来作者们来说，历史并非时间的自然流动，而是耶和华发出"你在哪里"呼唤的场所，是作为宇宙之终极实在的耶和华不断进入他的圣约之民的救赎历史。同时，历史也是人们在经验各种事件后，发出"你叫什么名字"的询问，从而不断地认识那个既可名又不可名的上帝的一个进程。

以色列宗教被称为历史宗教，就是因为它通过讲述、回忆或重构历史，以新经验来追问或发展旧传统。在此意义上，希伯来圣经乃是一个传统不断成长、汇聚的集合体。在众多的传统中，耶和华的形像是多元的：在先祖传统是应许者，在出埃及传统中是解放者，在西奈传统是立法者，在锡安传统是宇宙之君王，在先知传统中是审判主，在流放传统中是安慰者和救赎主，在智慧传统中是智慧女神，在天启传统则是末世的将临者。而在对人的理解上，在希伯来圣经看来，人既是圣言的被动倾听者，又是在创造中寻求智慧的主动追寻者；既带着上帝的形像与样式，又被宣告为"人算什么！"这诸多的传统汇聚在一部书里，相互诠释和影响，在神人之间的相互呼唤中不断地产生新的意义。

对以色列宗教而言，这些传统并非只是在观念之中运行的精神，而是化身在具体的信仰群体之中的真实历史力量。圣经诸传统的产生，不是以色列

先知们个人的知性兴趣，而是以色列人之为信仰群体对于自己的族群身份、在宇宙中的道德责任、在历史中的命运等问题进行探求的神学支点。它们构成了信仰群体对自身存在的本质界定，是他们向未来开放的起点与基础。在具体的历史事件面前，它们成为决定信仰群体做出历史行动的意义之源。“传统”总是参与在这个信仰群体向未来前进的进程之中。圣经的以色列历史，实际上就是这些传统的观念史。

在希伯来圣经中，这些传统或观念之间的关系便表现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当然，考虑到古代世界的现实，这里的“文本”一词是广义的，其边界是模糊的、流动的。也就是说，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有时可能仅仅表现为从口传到书写、从书写到编修、从单元到整体的关系。有趣的是，正如传统在历史空间中交融一样，在圣经的正典空间内，不同文本之间也发生着相互诠释、意义互现的关系。众多的文本被纳入到一个正典空间之后，它们的多重意义不是消失了，恰恰相反，在与其他文本的映照之中，反而产生了更丰富、更多样化的意义，正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此而言，正典空间本身就是一个创生意义的场所。

为解开蕴含在希伯来圣经中的历史与思想世界，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学界发展出多层次的圣经评断学方法，如历史评断学、文学评断学、形式评断学、社会学评断学、编修评断学、传统史方法和正典评断学等。它们反映了当前圣经研究的基本前设：观念史就在文本史之中。本书将对这些圣经评断方法进行广泛的征引与讨论，尤其将借助于传统史方法和正典评断学，以古代以色列思想史为基本维度，分析希伯来圣经中的文本与文本、文本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丰富而复杂的关系，以展现一个立体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

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意义并不局限于自身。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希伯来圣经是西方宗教文化的“蓄水池”，在它之前，古代西亚、埃及的灿烂文明和传统流入其中，在它之后，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从中发源而出。希伯来圣经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结晶，更是亚伯拉罕宗教的精神源头。而在今天的中国研究希伯来圣经，则可望将此前未曾深度对话的西亚两河流域和东亚两河流域的文明放在一起，实现互读、互鉴与互通。

因着中国文化的悠久、完整和独立性，使得圣经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开展将呈现特别的样态。它呼唤着一种“圣经研究的中国学派”。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比较的或对话的。也就是说，通过与中国文化经典的比较与对话，圣经传统既刺激并参与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通过对中国文化经典的跨边界的深度学习，实现在更深层次上的自我理解，完成圣经之道的中国语文表述。我愿意将这一面向称为“比较经学的圣经研究”。

“圣经研究的中国学派”不是只在圣经研究中加入一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或者简单地将一些中国文化经典与圣经放在一起进行比较阅读，寻找它们的同与异。它的第一步工作是深刻把握世界圣经学界的基本理路、范式和内在的基本问题，进而将它们延伸到中国学术的独特语境之中。就本书的主体内容而言，它还主要属于这类基础性的工作。

希伯来圣经的研究是一个海洋。如果没有各方师友的帮助与鼓励，此书无法完成。北京大学杨适先生是我的授业恩师，他把我引进了圣经研究的大门，教给了我至为宝贵的治学理念和方法。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的杨熙楠先生提供多次研究机会，在语言学习和资料收集都给我极大帮助。犹记与林雅各（James Rimbach）教授每周两次的希伯来原典阅读所带来的震撼，如今他已荣归天家，希望本书的修订再版能告慰他的在天之灵。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李熾昌教授，与他亦师亦友的交往是我至为宝贵的学术经验。面对希伯来圣经这一至大至深的研究领域，他所劝勉的“知道自己的不能正是力量的开始”一话，鼓起我知难不难的勇气。一些读过本书的朋友，指出其中的错误及不当之处，在此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虽然经过修订，相信书中仍会有不少的错误，期望继续得到各方贤士的批评指正。

目　录

代　序 /　李熾昌　I
前　言 / I

第一章　希伯来圣经：概念与边界 / 1
一、圣经观念的思想基础 / 1
二、圣经成典史 / 3
三、典与教：圣经边界的确定与流动 / 9
四、次经与伪经：概念与范围 / 11

第二章　学术史与研究方法 / 18
一、历史评断学的开创时期 / 19
二、经典时期：形式评断学、传统史方法 / 21
三、圣经研究与考古学、社会学 / 24
四、正典评断学 / 27
五、余论 / 29

第三章　先祖宗教：以色列信仰的开端　/ 31
一、先祖叙事的文体：传奇与传说 / 31
二、先祖的历史性问题 / 33
三、先祖研究：形式评断学与传统史 / 35
四、先祖宗教的思想原则 / 37
五、Akedah：被缚的以撒 / 41
六、约瑟故事 / 44

第四章　出埃及：耶和华崇拜的起源 / 48
一、出埃及事件：历史与文本 / 49
二、希伯来人、以色列人 / 51
三、耶和华崇拜的起源 / 53
四、“解放”传统 / 60

第五章　西奈立约：诫命 / 69
一、西奈律法文本 / 69
二、西奈之约的叙事框架 / 72
三、希伯来宗教的圣约观念 / 77
四、第二个十诫？ / 84
五、摩西信仰及其意义 / 85

第六章　应许之地：信仰叙事与历史实景 / 87
一、古史的流浪叙事 / 88
二、《约书亚记》与申典历史 / 90
三、以色列人如何出现在迦南？ / 95
四、圣经的征服叙事 / 99
五、宗教与族群认同：《约书亚记》24 章 / 102

第七章　士师之治：信仰、社会与文化 / 108
一、士师与《士师记》 / 108
二、前王朝时期的以色列社会结构 / 112
三、迦南：族群、宗教与文化 / 118
四、圣经中的迦南形像 / 121
五、《士师记》与女性主义释经 / 124

第八章　王朝时期：国家及其政治神学 / 128
一、撒母耳先知与《撒母耳记》 / 128

二、王朝及其神学正当性问题 / 135
三、大卫王朝及其新气象 / 139
四、大卫神学：转向与革命 / 142
五、所罗门时代：繁荣与衰败 / 146
六、圣殿的宗教史意义：所罗门献殿祷文分析 / 149

第九章　史前史的构建:《创世记》2–11 章 / 155
一、传统：口头与书写 / 156
二、《创世记》2-11 章与 J 典史诗 / 158
三、远古历史：意义与主题 / 161
四、J 传统的神学 / 168

第十章　北国以色列：历史与神学 / 172
一、《列王纪》的文学结构 / 172
二、《列王纪》与申典神学 / 175
三、北国以色列的历史 / 177
四、E 传统及其神学 / 184

第十一章　先知运动总论 / 194
一、“先知”与古代西亚文化 / 195
二、先知：耶和华的传言人 / 196
三、古典先知及其早期渊源 / 200
四、先知的社会处境 / 204
五、先知传统：南与北 / 208
六、从先知到先知书 / 213

第十二章　北国先知：以利亚—以利沙、阿摩司与何西阿 / 219
一、不成文先知：以利亚、以利沙 / 219
二、书写先知与先知文体 / 226

三、阿摩司：其人其书 / 231
四、阿摩司的神学：圣约与公义 / 235
五、何西阿：其人其书 / 240
六、何西阿的神学：圣约与爱 / 244

第十三章　南国先知：以赛亚 / 251
一、以赛亚的历史世界 / 252
二、《以赛亚书》的文本世界 / 253
三、以赛亚的神学思想 / 257
四、弥迦与《弥迦书》 / 266

第十四章　申典运动：约西亚改革与《申命记》 / 270
一、耶利米的早期活动 / 271
二、约西亚改革 / 275
三、《申命记》的文本世界 / 279
四、《申命记》的神学世界 / 285
五、《申命记》的宗教史意义 / 296

第十五章　南国灭亡：耶利米先知 / 298
一、《耶利米书》的文本世界 / 299
二、耶利米的先知形像 / 303
三、耶利米的告白 / 305
四、先知的真与假 / 308
五、罪与审判：耶利米的神义论问题 / 310
六、“新约”？ / 315

第十六章　流放巴比伦：以西结与P传统 / 323
一、流放时期的两个群体 / 323
二、巴勒斯坦群体：历史实景与文本成就 / 326

三、以西结：其书其人 / 328
四、《以西结书》的神学思想 / 334
五、P 传统的概念 / 340
六、P 传统：结构与神学 / 343

第十七章　希伯来宗教的新纪元：第二以赛亚 / 356
一、历史与文本 / 356
二、第二以赛亚：传统与创新 / 360
三、耶和华：救赎主与创造主 / 362
四、第二以赛亚的一神论 / 369
五、仆人之歌 / 372
六、第三以赛亚：以赛亚传统的延续 / 376
七、《以赛亚书》的正典统一性问题 / 380

第十八章　第二圣殿时期：犹太教的制度化 / 383
一、从宣告到解释 / 383
二、《历代志》：历史与神学 / 386
三、后流放群体的社会历史处境 / 389
四、犹太教的制度化及其要素 / 397
五、后流放群体的社会改革：宗教与族群 / 407

第十九章　颂赞之歌：《诗篇》 / 412
一、何谓“诗篇”？ / 412
二、《诗篇》的整体结构：编修评断学 / 416
三、《诗篇》与形式评断学 / 418
四、《诗篇》的基本文体 / 421
五、《诗篇》的生活处境 / 428
六、《诗篇》中的神学 / 435

第二十章　希伯来理性主义：智慧文学 / 443
一、智慧文学总论 / 443
二、智慧文学：文体与生活处境 / 448
三、《箴言》：智慧文集 / 455
四、《约伯记》：智慧文学的反动 / 463
五、《传道书》：希伯来怀疑主义 / 471

第二十一章　希腊化浪潮中的犹太教：天启文学 / 475
一、五小卷：经典与节期 / 476
二、自我与他者：《路得记》和《以斯帖记》 / 478
三、《但以理书》的文本世界 / 484
四、双重忠诚：散居群体的政治哲学 / 487
五、总论天启主义 / 491
六、《但以理书》的神学思想 / 498

结语　正典的封闭与意义的开放 / 507

参考书目 / 511

第一章

希伯来圣经：概念与边界

希伯来文化是世界三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共同的精神渊源，这使得如何称呼它的经典——《希伯来圣经》成为一个复杂问题。它的部分内容散见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之中，并无独立的称呼。在基督教传统中，则被称为《旧约》(the Old Testament)，与围绕耶稣基督而写成的经典——《新约》(the New Testament)相对。但是，在犹太教自身的传统中，它被理解为自足的神启正典，作为一个整体它被称为“妥拉书”(Torah)，乃源自于最早人们称呼“摩西五经”为“神的律法书”(תורת יהוה, YHWH’s torah)，其原意是“耶和华的教导、诫令”。当整体圣经成为犹太教的正典后，人们又将这一称呼用来涵盖所有的正典经卷。今天犹太教更愿意用“塔那赫”(תנ"ך, Tanakh)来称呼其正典，它由希伯来圣经的三个组成部分：律法书(תורת, Torah)、先知书(נביאים, Prophets)、圣卷(כתובים, Writings)的希伯来首字母组成。或者更通俗地借用基督教对“圣经”的称呼，而称其为“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

一、圣经观念的思想基础

被统称为“闪族宗教”的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有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即它们都拥有一部边界清晰的、非人著乃由神启的“圣经”，或者说“正典”(Canon)。相对来说，东方宗教如印度教、佛教、儒教与道教对宗教经典的界定则要宽松、开放，而且承认它们的人为性。因此，“希伯来圣经”或“正典”之观念本身就镶嵌在所谓闪族宗教的整体意义系统之内，有其独立而深厚的思想基础。

在闪族语言中，“正典”的原意是“用来测量和指导的杖、标尺”，意指某些固定的书卷成为某一信仰群体的权威经典。它既指那些书卷本身，亦指

它在那个信仰群体中所发挥的权威性功能。用这个词来指代“圣经”，更多地指“圣经”这一文本所具有的权威性、确定性和不可变易性。但是“圣经”一词所涵摄的思想意义，乃更深刻地体现在另一同义词汇即“神启经典”(Inspired Scripture)之中。

把一部书奉为神启经典，其中包含着两个最基本的神学信念，第一，上帝是一个自我启示(self-revealing)的上帝，它不是一个消极地等待人们去发现的实在，而是一个主动地介入世界和人类历史之中的人格化存在。按以色列人的理解，耶和华或者在创造(即自然)中，或者在历史(尤其是以色列史)，或者在个人(尤其是先知或祭司)中将自己的意志揭示出来。第二，上帝启示自我的媒介是话语，即所谓“上帝的话”(The Word of God)。上帝是一个会说话的终极实在，处在与人类对话的关系之中。以色列人认为，耶和华既是历史中的行动者，又是一个对话者。在希伯来圣经中，他“说”的比“做”的多。与此相应，希伯来的宗教精英就是那些能通过话语传达上帝意志的人——先知。

希伯来圣经谈到了上帝向人启示自身的多种方式。有时，他面对面地向人启示自身；[①]有时，上帝直接用手指将他的意志写出来；[②]大多数情况下，先知是上帝话语的传达者；[③]同时，人们似乎还可以在异象或梦中得到耶和华的启示[④]。同时，希伯来圣经所记载的早期以色列人的宗教操作表明，通过某种神秘的仪式化行为，再由祭司加以解释来得到神启也是人们了解上帝意志的方式之一。[⑤]

也许在早期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中，人们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神的意志，第一，由先知传达上帝的话语；第二，由祭司通过仪式性的操作，并对征兆进行解释来了解上帝的意旨。但是，随着希伯来宗教的发展，通过仪式来得到神启的观念逐渐被人们忽视，[⑥]神秘的仪式活动不再被认为是人们得

[①] 出 33：11，民 12：8。

[②] 出 31：18。

[③] 《阿摩司书》3：7-8，《申命记》18：18。所以，“先知”(נביא, prophet)一词到底该怎么译，不仅在中文世界存在争议，英文世界亦无法定夺。吕振中将其译为“神言人”，李荣芳曾提议用“舌人”一词，都是强调这一角色与“话语”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随通用译法，但请读者勿将其理解为“预先知道”。

[④] 《以赛亚书》6 章，《约伯记》4：12-17。

[⑤] 在这里，对于所谓的乌陵(Urim)或土明(Thummim)到底是什么，学者们仍然得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大致来说，它们似乎是由祭司来操作的，而且主要是为领袖决策而施行的宗教仪式。如《申命记》33：8, 10，《民数记》27：21。具体事例，可参看《撒母耳记上》23：6 关于亚比亚他与大卫之间的会面；以及 14 章中关于掣签的仪式。

[⑥] 参《耶利米书》3：16。

到神启的有效途径。尤其在公元前 7 世纪经过约西亚的宗教改革之后，仪式性通神活动大多被加以禁止。[①]上帝通过先知传言(prophecy)即以“话语”的方式来启示神意，便成为以色列人的核心观念之一。这是“神启经典”乃至“圣经”概念的思想史前提。[②]

二、圣经成典史

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技术上，希伯来宗教只有到相当晚期才开始具有文本化的“圣经”。而且，将圣经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固定的文本，是直到公元前后才有的事情。但是，把某个文本理解为权威的、确定的“正典”，却是相当古老的做法。因此，正典的封闭与开放、固定与流动、新文本的加入与旧文本的编修之间的辩证互动，在希伯来宗教史上经历了一个极其漫长、复杂的过程。这是多个文本单元(literary unit)之间不断叠加、互动的过程。我们首先可以依据希伯来圣经的三大部分：律法书、先知书与圣卷的成型来条块式地分解它的成典史。

1. 申命记法典(Deuteronomic Code)：正典雏型

无可否定，古代以色列人很早就形成了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规范的一些权威性文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十诫”文本，按照圣经的叙述方式，十诫是上帝直接吩咐给以色列人的，其权威直接诉诸于上帝，与其他地方所用的“上帝晓谕摩西说”句式，以摩西来确定文本的权威，有很大区别。[③]

在《出埃及记》的西奈叙事中，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奈立约，人们除了领受上帝直接宣示的十诫之外，还由摩西颂念“约书”(ספר הברית, Book of Covenant)给以色列人听，并以庄重的立约之仪表示全体人民对其认可。至于此处所谓的“书”是在什么意义上说，人们尚不能确定，但是，

[①] 《申命记》18：9-12，在以色列宗教史上，通过祭司的仪式活动来得到神启的观念在公元前 9 世纪左右即开始荒废。见 G. v. Rad, *Wisdom In Israel* (London: SCM Press, 1972)一书。

[②] 当然，在早期先知的讲道中，并不存在着“经”或“书”的观念。不用说那些早期的口头先知们，即便是那些经书以他们的名字为命名的先知，如第一个被冠以书名的阿摩司先知，他传述的上帝启示也首先只是以口头的方式在民间流传。随着文字和书写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口传信息被物质性地用经卷保存下来后，才开始有了“神启之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先知的话(prophecy)即上帝之启示的观念是“神启经典”的萌芽，也是其神学基础。

[③] 前者见《出埃及记》20：1，后者见 25：1，31：1 等。

“约书”所包括的内容即《出埃及记》20：22-23：19 的系列律法条文，却涉及以色列人的世俗生活、仪式规制、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显然在早期以色列宗教中具有相当的规范性。

在古代以色列人的宗教生活中，除了一些律法文本之外，先知的某些传言也可能很早就被认为是上帝的启示而具有相当的规范意义。但是，人们普遍认为，最早真正具有所谓“正典”意义的文本还是包含在《申命记》中的申命记法典。公元前 621 年，人们在耶和华的圣殿里，“发现了律法书(ספר התורה, Book of Torah)”。[①]并且，约西亚王在听见这“书”上的话后，马上就召集众百姓的会议。

> 王差遣人招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来。王和犹大众人，与耶路撒冷的居民，并祭司、先知和所有的百姓，无论大小都一同上到耶和华的殿，王就把耶和华殿里所得的约书念给他们听。王站在柱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地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众民都服从这约。(王下 23：1–3)

从这段话中，我们得出两个基本的结论。第一，这是一卷用文字写成的书，而且，这卷书被认为是“耶和华的话”；第二，在这卷书上的规定和法则，被以色列人这个信仰群体视为是权威的，成为规范整个民族生活的宪章。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宗教史上，第一次有一卷书被认为是“神启的经典”(inspired scripture)。

这一卷“律法书”就是原始的“申命记”(即正典《申命记》的 12 至 26 章)，或可称之为“申命记法典”(Deuteronomic Code)。它作为圣经中最早具有正典地位的经卷，决定了以色列人对于正典内涵的理解。首先，它表明在希伯来宗教中，上帝的启示即是神法(divine law)，它的基本内容就是一整套的法则和律例，或者说是一套生活的准则；其次，一种理想的人神关系，即表现在人对上帝启示之神法之遵守与践行。这两个基本原则对于希伯来圣经的发展和其他经卷成典的过程，乃至后来制度化的犹太教之出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①] 《列王纪下》22：8。

2. 五经(Torah)之成典

申命记法典之正典地位的确立，标志着希伯来圣经正典化运动(Canonization)的开始，而非结束。与申命记法典之形成大致同时的，是以色列雏形之民族史诗的完成，即从亚伯拉罕故事到大卫之死的民族记忆，大致来说，它包括今天五经中所谓的 J 典与 E 典(其确切含义请参以下诸章)，以及历史书中的大部分内容。公元前 550 年左右，申命记法典被插入到上述民族史诗的中间，从约书亚到列王的故事也被重新按照申命记法典的精神加以改编。这样，从亚伯拉罕到摩西的故事就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之地的历史分割开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篇章。并与申命记法典一起，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正典框架即 JED。

大致同时，在《以西结书》40-48 章中所反映的重建运动的推动下，将祭祀规条以先知启示的方式进行改编的“圣洁法典”(Holiness Code)即《利未记》19-26 章亦得以完成。此后，从约公元前 550 年至约公元前 450 年，以第二圣殿的崇拜实践为基础，关于祭祀、祭司与圣所、圣殿的法典即通常所讲的 P 典也开始成型。并在加上一些谱系传说、祭祀制度之起源的内容后，作为补充和注释插入到 JED 之中，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摩西五经》。公元前 458 年，按《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的叙述，以斯拉带着“律法书”从巴比伦回到巴勒斯坦，并在耶路撒冷的信仰群体面前将之颂读，就是这部大概成型的“五经”。

关于五经之成典，涉及到以色列宗教的整个历史，其具体情况和时间已难以追溯并确定。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有以下几点:一、五经成为一个整体之后，它马上就取得了类似于申命记法典一般的正典地位；二、五经成为正典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 250 年。一般人们认为，五经成典于公元前 5 世纪中叶或者公元前 4 世纪初。[①]

3．先知书(Prophets)之成典

按希伯来传统的分法，五经之后的一个大单元统称为“先知书”。它又

[①] 这里的证据大概有：一、散居在希腊化地区的犹太人大约在这个时期着手把希伯来圣经翻译成希腊文的七十子译本；二、大致在此时，撒玛利亚从南部犹大人中分裂出去的时候，以五经作为他们的经典，并且后来也无增加，这表明这时五经的界限已经大致确定和清晰了。参 G. W. Anderson, 14 页; Pfeiffer, 57 页。